

等太太回来的时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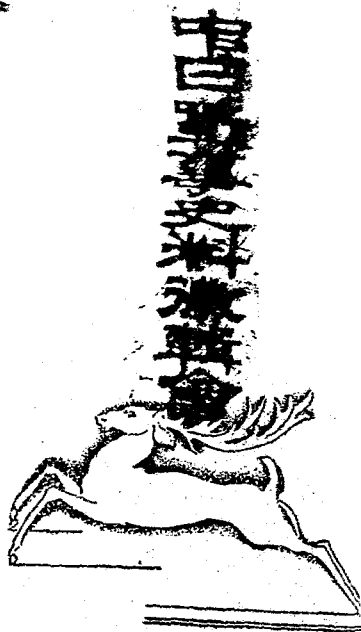
4077

建國文藝叢書

第一集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主編者 顧一樵
編著者 丁西林



正中書局印行

4077

獻給：

楊今甫先生，
沈從文先生，
答諸他們勸我毋荒閒業的盛意。

目次

一等太太回來的時候(四幕)	……	一
三塊錢國幣(獨幕)	……	八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——四幕劇

時間 民國二十八年秋間

地點 上海

劇中人

梁老爺

梁太太

梁梅(太太姐)

梁治(少爺)

梁玉(二小姐)

許任遠(表少爺)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孫澤生（姑少爺）

張媽（女僕）

旅館侍者

第一幕

下午三時。旅館裏的一間客房，分成內外兩室；內爲臥室，外爲會客室。開幕時，室內無人。幕啓後，先聽到一個鑰匙開門的聲音。接着房門打開，許任遠、梁治同走進。後面跟着旅館的侍者。許手裏拿着幾份中外日報。進門後，將帽子掛到衣架上，報紙丟在椅子上。走到一張寫字桌前檢閱桌上的郵件及客人留下的名片等。處處現出他是這屋子的主人。梁手裏提着一個提琴盒子，臂膀上披着一件雨衣，旅行的裝束。進門後，帽子留在頭上，手裏提着東西，先察看他的環境。處處現出他是這屋子的生客。旅館侍者手裏提着一個旅行用的手提包。提包上貼了許多各處旅館的招牌紙，掛着郵船的卡片。

侍 提包拿到裏面去吧！（預備走向內室。）

許 不，就放在這裏好了。等一會就要拿走的。（向生客。）唉，剛纔我要你把你的提包放在汽車上不用拿下來，你說拿下來再說，我沒有懂你的意思。（侍者放下提包，收拾屋子。）

治 中國的小說書上常常有兩句話，描寫一個潦倒的英雄，說弄得他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我不是一個小說書上的英雄，可是我目前的處境，確是如此。現在我雖然回了國，我還不一定就能回家。

許 不能回家？

治 家裏當然是要回去看看，不過不一定就住在這裏。（說着，已除了帽子，放下雨衣和提琴盒子。）

許 爲甚麼？

治 就是因爲這個問題，我纔想要先來和你談談。在我未回家之前，我不能不先弄清楚，

我的父親……

許（不要他當着旅館侍者多說，用手止之，向侍者。）茶房 今天上午有沒有人來電話？侍（正收拾桌上的茶具，忽然記起。）啊，有的，上午十一點鐘，來了一個電話，請五十八號的楊先生說話。問他那兒來的，不肯說。問他姓甚麼，不肯說。問他叫甚麼，也不肯說。他說等楊先生回來，告訴一聲，今晚八點鐘的約會，決定改到九點。這樣一說，你就會知道。

許 對了對了。謝謝你。（侍者取了茶具走出。）

治 剛纔茶房是不是說「楊先生」？

許 是齣。

治 那一個楊先生？

許 楊先生就是我！

治 就是你？

許 怎麼，你覺得奇怪嗎？

我真有點莫名其妙了。你是上海有家的人，你住在一個旅館裏。你姓許，人家叫你楊先生。——怎麼一回事？

許不要忙，不要忙。讓我先打一個電話回去，通知她們一聲。我們然後再談。（走去撥用屋內的自動電話機。梁坐下。一會，得到了電話的回音。向話機。）哈嚶，喂喂，你那兒啊？……啊，你是顧媽吧？我是少爺啊。……是的是的。唉，唉，你去請少奶奶來接電話。聽清楚沒有？……對了對了。（等了一會電話，沒有消息，向客人。）說不定她們已經出來了。（又等了一會，再說電話。）喂喂，哈嚶，你是惠芬吧？我任遠啊，……（忽然發見了錯誤。提高了聲音。）啊！你是玉妹，我是任遠啊。你們吃了飯沒有？……是的是的。……到了到了。……兩點半鐘。……當然接着了。唉，你聽我說，船是兩點半鐘到的，人也接到了，我們現在是在大東旅館五十八號。我已經派了車子來接你們。甚麼？……唉，對了對了。喂喂，我說，你們來到這裏問五十八號的一個姓楊的楊先生——不是姓許，也不是姓梁。聽清楚沒有？大東旅館五十八號楊先生……對了對了。甚麼？怎麼走到了旅館？啊，你不要問——等一會你來到這

裏就會知道。喂喂，要不要和你哥哥講話？（哥哥站起，走向電話機。）……甚麼？
喔喔，好，……好好。那麼請你們就來吧。……一會兒見，一會兒見。（放上電話聽機，轉回頭。）汽車已經到了。她們即刻就來。——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我們的談話。
（從桌上取了一個香烟罐，敬客。）抽烟嗎？

治 謝謝，還沒有學會。

許 真是一件好事，尤其是在現在。像這樣的整脚的香烟，現在在重慶昆明要賣三四塊錢一聽。就是在上海，寫一篇文章，有時也要花我兩三塊錢的本錢。（放回烟罐，取了一枝烟。）

治 沒有法子斷絕嗎？

許 香烟好比是一個朋友，並且是一個既可與共患難又可與共安樂的朋友，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是不應絕交的。（侍者拿了茶具走進。向侍者。）茶房，等一會就有兩位女客來看我。到了裏的時候，你就請她們上來好了啊。（燃了火吸烟。）

侍 是。（放下茶具，走出。）

許 (倒茶。)(我們剛纔講甚麼？啊，對了，你問我爲甚麼姓楊，爲甚麼住在旅館，是吧？)

現在我可以告訴你。(敬茶。)

治 謝謝。(接了茶。)

許 上海現在變成了一個恐怖世界。自從兩年半以前中日戰事發生之後，上海就成爲抗戰工作的中心。在以前，祇有黨政治的，辦黨的，做特務工作的人，纔引人注意，受人監視。一個不留心，手槍炸彈，這本是很平常的事，沒有甚麼稀奇。現在的情形可全變了。這半年以來，自從這一班新漢奸……(忽然打住。)喔，對不住。(替自己倒茶。)

治 沒有關係，你講好了。你都不能不承認這一班人是漢奸，對吧？我都不能不承認這一班漢奸之中，有一個是我的父親。

許 (承認事實。聳了聳肩。)(對，是你的父親，是我的姑丈，關係也差的不多。所以不用忌諱，唉，——剛纔我說，上海越弄越不成樣子。以前敵人與暗探所注意的，祇是與政治或與軍隊有關係的人。自從這一班——新人物來了之後，別的貢獻沒有，他們

祇做了兩件極無聊的事。第一件是在滬西越界築路的區域內，搶房捐，開賭場。第二件是綁架學校的校長，暗殺報館的主筆。祇要你稍微說幾句公道話，或是拒絕登載他們的東西，他們就用極卑鄙的手段來對付你。……

治 所以連你也……

許 所以連我也有時姓許，有時姓楊。至於這間房子的用處，那是因為我有時想約幾個朋友談談，如果報館裏不便，家裏不便，我就約他們到這裏來。換句話說，這間房子是報館主筆的一間外室。

治 據我所知，這一班你所謂新人物是今年春天來的。是不是他們一來了之後，父親就和他們混在一起？

許 甚麼時候發生關係不知道。公開的發表言論，是最近幾個月的事。

治 （喝了一口茶。）這些殺人綁票的事，你想我父親都有分嗎？

許 這倒不敢說。也許他感覺興趣的不是這些實際工作，而是偏重於文字宣傳方面也說不定。

治（諷刺的。）父親做的甚麼官？

許 他還沒有做官——那是將來的事。——他現在做的是和平協會的會長。

治 做些甚麼事？

許 宣傳和平，反對抗戰，提倡中日親善，攻擊國民政府，這一套。

治 這些事有人去幹！一個人甚麼事不可去做，要做漢奸。這是我無論如何不能了解的。

許 飯碗與良心的問題。你如果要我分析漢奸的人品，我想我可以把他們分爲三等。第一等是雖有良心，沒有飯吃。第二等是本無良心，又無飯吃。第三等是雖有飯吃，沒有良心。

治 漢奸講得上品格嗎？我想漢奸就是一個漢奸就夠了。

許 這當然是更徹底，更正當的看法。

治（靜默了一會。）你有好久沒有見着他了吧？

許 誰？姑丈嗎？自從他做了——新人物之後，我們就完全斷絕了關係。——自然，姑媽那裏我仍舊是常去的。

治 媽媽氣死了吧？

許 可想而知。媽媽是多高明的人，你想。不過她從來不提姑丈的事。姑丈也從來不同家去。你下船之後，說要找一個地方和我談談，我就知道，你是要打聽打聽家裏情形。據我所知，姑丈是不回家的。所以你不必擔心。你的這隻提包也就可以放在汽車上不必拿下來。

治 家裏就祇有媽媽和妹妹兩個人？

許 大姐和她們同住。不過澤生姐夫還住在自己家裏。他大約三兩天就去看她們，照應照應。有時說不定也住上三天五天。

治 （又沉思了片刻）有人說，澤生也加入了他們的團體，這話可靠不可靠？

許 那是沒有的事。這個我相信我知道的最清楚。澤生，你知道的，他對於政治是根本無所謂的。他的興趣是做生意。他目前的問題是碰到了這樣一個難關，如何維持他的營業？在這一方面，他也還比較的漂亮。簡單的說，他與姑丈的關係，仍舊是丈人女婿罷了。這就是他和我們不同的地方。至於別的，一定沒有。就連這一點，我相信也還

是因爲大姐的關係。

治 姐姐的關係？這個我不明白。

許 你不明白嗎？大姐是一個孝順的女兒。——唉，我得聲明，這不過是我的推想而已。

——大姐對於父母，一向是無微不至的。說不定常常掛念父親的身體好不好；有沒有人招呼；有時也許想寫一封信問候問候；說不定還希望能有個人去看看他。這一類的事，你想，除了自己的丈夫，誰可以替她去做去？——我已經說了，這祇是一種推測。不過我相信我的這個推測是不錯的。

治 是的。一個女兒的情感。

許 女兒的情感？（搖頭否認。）這不是兒子女兒的關係；這是年齡的關係，是時代的關係。

治 時代的關係？

許 是的。這不是兒子與女兒的不同，是時代的不同。從前我們把三十年算做一代。在現在這個飛機每小時飛到一千米以上，無線電通信，比孫悟空翻筋斗還要快的時代，這

三十年一代的算法太長了。無論是在物質方面，思想方面，政治方面，社會方面——換句話說，在任何方面，除了在人類的生育方面，——這三十年算一代的時代單位，太大了。我想最多十年就要算一代。所以大姐對於父親的態度，不是因為她是一個女兒，而是因為她是前一代的人物。比方說，你的妹妹，她與大姐相差我想最多不過十四五歲吧，她就和姐姐大不相同了。……

治 妹妹？妹妹還是一個小孩子。

許 小孩子？長的和姐姐一樣高了！說不定比姐姐還要高一點。唉，我問你，你出去了幾年了？

治 將近四年。

許 你出去的時候，妹妹幾歲？

治 大約十三四歲吧。

許 好了。一個女孩子，從十三四歲到十七八歲，多大的分別！不相信，一會兒來了，你就可以知道。（敲門的聲音。）好，小孩子來了。（向敲門者。）請進來！

（房門推開，屋內的兩個男子站起，屋外的兩女客走進，年長的是梁梅，手裏拿了一個錢包，一雙手套，年幼的是梁玉，手裏拿了一簇鮮花。）

治 哈噯，姐姐！（與姐姐握了手。）

梅 弟弟！

玉 哥哥！

治 （走到妹妹前面。）妹妹！我不認識你了。你長得這麼高！（先握了手，將手放到她的肩土，最後吻之。）

許 怎麼？我說的不錯吧？（伸長了九十度的手臂，等著妹妹。妹妹離開了哥哥，放下花，走來與哥哥握了手。）還是接者了吧。

玉 （轉向哥哥。）我們十一點鐘就到了門頭上等你，等了兩個鐘頭。（轉向表哥。）我們不應該聽了你的話，到你家去吃飯去。

許 （正收拾椅子上的報紙。）大姐請坐。這裏亂七八糟的。

梅 謝謝，表哥不要客氣。

許（轉向妹妹。）這是我不是。不過他們告訴我，說還要下午三點鐘纔到，我怕把你們餓壞了。

玉 我們剛吃完了飯，你的電話就來了，急得我要命。（也坐下。）

治（向姐姐。）媽媽這一向精神好吧？

梅 很好。前幾天略微有一點不舒服，這兩天完全好了。

治 姐姐也好嗎？好像比以前瘦了一點。

梅 我一向就是這樣。

治 妹妹不用說，我一看就知道，身體是一定很好的。

梅 她啊？她一頓可以吃三碗飯，一天可以走六十里路，夜裏睡下去，可以十個鐘頭不醒覺。

許 幾年以前，我想組織一個新的女子運動，成立一個協會。叫做「打倒林黛玉協會」。如果這個協會成立起來，我一定推舉妹妹做會長。不過不久我就覺醒了這完全是多事。因為可憐的林黛玉老早被她們打倒了。（已經倒了一杯茶，敬大姐。）大姐吃茶。

梅 謝謝。（接了茶。）表哥看弟弟又長高了一點吧？

許 他出去的時候就已經很高。

玉 哥哥，我同你比一比。（站起，與哥哥比了一比高，向姐姐。）還差這麼一點兒。（用手指表示了相差的高度。）

治 想不到幾年的工夫，妹妹會長

高。我總想她還是一個小孩子。

梅 你稱讚她長的高，她最得意

就是想長高。今天

天和那

個比比。不知道要

許 （又倒了一

五

沒有把它弄壞

做枕頭。我希

玉

（已經取出了提琴，敲彈了。

治

好了。現在我的責任完了。（接了表哥，第三杯茶。）謝謝。

（大家重，坐下，妹妹抱着提琴盒子，坐哥哥的身旁。）

梅

剛纔聽表哥說，船再點半鐘就到了。我們以為船如果到得早，表哥會開汽車到家裏來

接我們。怎麼弟弟和表哥會走到這裏來？

（大家不知如何發言，靜默了片刻。）

玉

（慢慢。）我知道。你們不肯說，要不要我講？……

治

（不願即刻破壞目前的歡聚，打斷妹妹的話。）不是。因為我急於要和表哥談談，想

知道一點最近國內抗戰的情形。（妹妹面上顯露出不信和了解的表情。）我一下船，

表哥就告訴我說你們已經等了好久，到表哥家去吃點東西就會再來。

許（幫着表弟的忙，連忙打一個岔。）你們到底吃了東西沒有？

梅（素嫂客氣的厲害，預備了許多東西。其實我們肚裏都不餓。因為今天早上，澤生送了我們許多點心。……）

治（喔，我忘記問了，姐夫好吧？）

梅（謝謝你，他很好。我們本來都約好的，等你回來，大家一齊到碼頭上接你。忽然他這兩天腳上的濕氣發了，不能走路。今天早上他着人送來了你一向愛吃的幾樣點心。帶了一封信，要我代他向你道歉。同時還有一件事，要我告訴你。他說爸爸知道了你今天可以到家，他急於來看看你。因為他事情很忙，沒有工夫回家。希望你六點鐘的時候可以約了澤生一同坐了汽車去看他。）

治（思索了一會，妹妹疑神的等著。）（想我應該回去看看媽媽吧？）

梅（老實人。）（不用說，當然是先回去看媽媽。難道你不看爸爸嗎？（得不到回答。））

——澤生還要我五點鐘以前給他一個電話。爸爸可以派車子來接你們。……

玉（姐姐！……）

許（再幫一次忙。）日子多得很，不在乎今天，以後再說好了。——怎麼，我想我們現在可以走了。姑媽一定等的心急了。（向表弟。）怎麼樣？提包帶回去吧？

玉（低聲向哥哥。）回去好了，不要緊的。爸爸他不敢出來！

許好了，好了。不是我趕客人，我們可以走了。（壓了一壓叫人的鈴。）

梅是的，姑媽一定等的很急了。（向表哥。）還是表哥，我們回去吧？

許當然送你們。（取了自己和表弟的帽子，拿了桌上的鮮花，姐姐取了錢包和手套，妹妹拿着提琴盒子，哥哥拿了雨衣，大家準備出去。侍者走進，向侍者。）請你替我扛這隻提包拿到下面汽車上去。

侍是。（提了提包走出。）

玉（向哥哥。）哥哥，你知道嗎？姑媽想你想得要命！

（屋內的人先後走出，主人帶上門，又聽到一次鑰匙鎖門的聲音，幕下。）

第二幕

當天夜晚九時。梁太太和梁二小姐的睡房。一張大床，一張小床，一張矮小方桌，幾張椅子，及其餘的衣櫃梳裝臺等。開幕時，梁太太坐在一張沙發椅上打將近完竣的一件絨線衣。女僕張媽收拾桌上的水果皮、栗子殼、及包糖塊的紙片等。收拾完畢後，一面講話，一面將四套乾淨的杯碟、四隻玻璃杯、白糖缸、茶匙、及原有的糖果盤碟安放到小方桌上，預備使用。

張太太，今天您可夠樂了吧？望了好幾個月，今天可真到家了。我看再沒有別的事會使您更歡喜的了。

您還不是大家那歡喜嗎？

張可不是嗎？您是不用說了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那一個不是眉開眼笑的？就是老爺，他不在家，如果他在，還不是一樣的歡喜嗎？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母（極輕微的嘆了一口氣。）你呢？難道你不是同樣的歡喜嗎？

張我？喔，太太，今天下午少爺剛到家的時候，我見您哭了，我的眼淚不知怎樣止不住的流了出來。回來我到廚房裏還哭了一場，心裏纔覺得舒服。您說奇怪吧？

母這是你人好心好。是的，你已經來了八九年了。你看了他長大，看了他出去，現在又看了他回來。你還不是和一個自家人一樣？——是的，他一回，好像甚麼都有了生氣。好像多少了。你想這幾年我們過的日子也夠悶了。他一到家，好像甚麼都有了生氣。好像多少時的陰天，忽然出了太陽一樣。你覺得嗎？

張太太，難怪您歡喜。這樣的一個少爺，又聰明，又和氣，真是少見。不單是少爺，就是大小姐、二小姐，也都是一樣。一天到晚掛念您，總怕您不高興，不舒服。您悶的時候，想這樣，想那樣，兜您歡喜。您不知前世裏做了多少好事，這一世纔有這樣大的好福氣。（鋪好桌面。）

玉（在門外高聲，平劇的調子。）張媽開門！

（張媽走去開了門。大小姐、少爺、二小姐急質而入。大小姐和少爺各人帶了一個差

罐。二小姐一手拿了一把茶壺，一手拿了一個熱水瓶。進來後，一齊走向方桌。）

梅 媽媽！這是牛奶。（將裝牛奶的罐子放下。）

治 媽媽！這是可可。（將裝可可的罐子放下。）

玉 媽媽！這是香片。（將茶壺放下。）這是開水。（將熱水瓶放下。）牛奶是姐姐做的，可可是哥哥做的，開水是我做的。（媽媽與玉媽媽眉花眼笑。向姐姐哥哥。）那個動手？放下好了，鬧甚麼？

玉 還是請姐姐偏勞吧，我有一點笨手笨腳的。

（三人圍桌而坐，媽媽移了一移椅子，張媽立着旁觀，妹妹等不及可可，先吃起咖啡糖來。）

梅 （開始倒可可，和牛奶，加白糖的工作，弟妹協助之。向張媽。）你去再拿一隻玻璃杯來。難得今天大家這樣快樂，你也來陪太太喝一杯可可。

母 啊，對了。

張 阿彌陀佛，謝謝太太，謝謝大小姐，我沒有這樣大的福氣。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玉 這是大少爺從外國帶回來的呀，和平常的不同。你不可以不嘗嘗。

張 謝謝您，二小姐，我……

治 就用這個茶杯好了。省得再要她下去走一趟。（翻轉了一隻茶杯，預備倒可可。）

張 大少爺，謝謝您，請您不要踏踢了東西，我一向不吃這個。

母 啊，對了。她不吃牛奶的。你替她倒杯茶吧。

治 也好。（倒了一杯茶，送上。）請喝一杯從你家鄉帶來的香茶。這幾年太太身體不

大好，多虧你服侍的周到。現在我敬你一杯茶，酬勞你，表示我的謝意。

張 大少爺，您讓我多活幾年好罷？您這是教我……謝謝您。（接了杯碟。取了杯子，把

無用的碟子放回到桌上，沒有主意的站着。）

梅 你坐下來好了。大少爺小的時候和你胡鬧的時候你忘記了嗎？現在見了他怎麼這樣的

講起規矩來了。（嘗了一口可可，放下杯子，從母親身上取了絨線衣，代爲工作。張

媽不安的坐在小姐的床邊上。）

玉 （也喝了一口可可。）張媽，你知道我們現在是在做甚麼嗎？

張（不解。）不知道，二小姐。您不是在喝可可嗎？

玉不對。我們是在開家庭歡迎大會，歡迎大少爺回國。所以你也應該參加。

張二小姐，我不敢當。您說的我也不懂。別的我不知道，我祇知道太太、小姐、少爺，個個對我好。這個我是知道的。我祇有在菩薩面前禱告，保佑太太小姐身體康健，少爺大富大貴。

母張媽，你這就說錯了。一個人祇要身體康健就夠了，用不着大富大貴。一個人錢多了有甚麼用？有了錢就做壞事。做了官更壞。一個人要緊的是一家和睦，家人父子相聚，快快活活的過日子。如果這一點做不到，錢有甚麼用？官有甚麼用？有錢有勢的人還不是一樣的受罪？——你說我說的對不對？（拿起杯子，喝了幾口可可。）

張是的，太太。您說的一點不錯，窮富還不是一個道理？

治（總轉變母親的思路，拿起可可罐子。）還剩下一點可可。媽媽再加一點吧？（媽媽搖了一搖手。轉向姐姐。）姐姐？

梅謝謝，我不要了。一齊倒給妹妹好了。她是吃不夠的。（喝了幾口可可，放下杯子，

等太太到來的時候

繼續工作。）

玉（接收了剩餘的可可。）謝謝。（自己把剩餘的牛奶也一齊倒進杯中，加了糖。）

張（已經喝完茶，站起。）這兩個罐都不用了吧？

梅 不用了。你可以收去了。

（張媽將兩個空罐和自己酒杯碟放到一個茶盤裏。少爺替她開了門，讓她走出，關上門，回來走到母親的身旁。）

治 媽媽，今天你應該快樂了吧，兒子女兒圍着你。

母（又喝幾口可可。）我是一個很知足的人，現在你們都這樣大了，我還有甚麼不滿意？（感慨的。）做兒女的不會知道，一個母親把兒女帶大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長大之後，好過罷了，但是，你們看看，世上有多少懂事的兒女？……

玉 像我們這樣！

梅 你意思！

玉 我說的是老實話。我不會客氣的。媽媽，你說我說的對不對？不相信，祇要看看哥

哥。

治 唉，你幾時學會了說這樣的俏皮話？是那個教你的？

梅 是媽媽慣壞的。

玉 媽媽慣壞的！媽媽真討厭的是我。媽媽對吧？

母（幫助兒女的興。）你要問我嗎？我是一點不偏心。我的兒子女兒都好。不過有時我比較比較，我覺得還是我的小女兒最好。

梅 咕。（鼻子裏的笑聲。）

玉 媽媽，你這不作興！

治 媽媽說的一點不錯。我完全同意。姐姐呢？

梅 我老早同意了！

玉 你們合起來逗我。那一個不知道，媽媽最喜歡的是哥哥。還是很公平的，我一點也不吃醋。這也不是媽媽重男輕女。

梅 弟弟，自從你離家之後，我沒有聽見媽媽說過笑話。今天媽媽是從心底裏高興，總會

這樣。你應該滿意了。我們也應該感謝你。

治 我一路回來，也就希望有這樣的一天。

母 唉。（嘆了一口氣。）

玉 媽媽，今天是你最快樂日子，你不應該嘆氣。

母 我是快樂了的嘆氣啊。

玉 那裏？我聽得出的。

母 你又瞎說了。

玉 不是瞎說，真的，我聽得出的。

母 你既甚麼都知道，我倒要問問你，我嘆的是甚麼氣？

玉 大家高高興興的，我不說。

梅 （盯了妹妹一眼，想轉變談話的方向。）媽媽看看，是不是可以收領了？（送上手中的

絨線衣。）

母 （放下杯子，看了一眼絨線衣。）差不多。你把手上的線團打完就夠了。

治 你們忙這個做甚麼？我的衣服多得狠。

玉 媽媽唯一的不滿足，就是沒有能夠在你未到家之前，把這件衣服打好。

梅 你還要說呢！是的，如果你每天少練習半個鐘頭的提琴，這件衣服老早打好了。

治 啊，提琴，對了，還沒有請你表演表演。

玉 不行，我纔學。

治 不要緊，拉一點我們聽聽。

玉 我告訴你，難聽得要命。不相信，你問姐姐。我一練習起琴來，她就頭痛。

梅 沒有的事。你拉得好聽極了。

玉 你現在報仇是吧？

治 （請求。）拉一個好了。

玉 並且要有鋼琴合奏纔好聽。我已經約了葛林明天下午三點鐘來。（向媽媽使了一個眼色。）

治 （向媽媽。）葛林是誰？

葛太太回來時候

母 是她的一個同學，一天到晚離不開的。——你不要信她甚麼合奏不合奏，她是想把她的女朋友介紹給你。……

玉 (急了。) 媽媽，你這不應該！

母 這有甚麼要緊？

玉 這是我的秘密。

母 秘密？你有秘密！(向兒子。) 她壞得很，不管好聽不好聽，你要她拉一個你聽聽。

治 好，媽媽發下了命令。(推妹妹起身。)

玉 (起了身。) 讓下去把琴拿來。(走出。)

治 媽媽，我知道你年輕的時候，你彈古琴彈得很好，不過我從來沒有聽到你彈過。音樂是最能去愁解悶的，你不應該把它丟了。

母 去愁解悶，是的。不過有的愁，有的悶，不是音樂可以解除的。

治 總比閒着沒有事做好一點。

母 一個女人，除了不嫁人，會閒着沒有事做嗎？年輕的時候，伺候丈夫，年老的時候，

伺候兒女。……

治 我希望我們不是這樣。年輕的時候，也許不懂事。現在我們都長大了，自己可以招呼自己，可以用不着媽媽再操心了。

母 我希望如此。

玉 (匆忙的開門走進，又急又急，手裏拿了一本琴譜，說話接不過氣來。)爸爸回來了！
梅 爸爸？(即刻站了起來，母親與弟弟臉上變了顏色。)

玉 ——剛纔我走到樓下，看見有兩輛汽車停到門口。一定是爸爸。我知道。(向哥哥。)怎麼樣？你見他不見？

治 (沉了臉，站起。)我不要見他。

梅 弟弟，你這不對。爸爸很想看看你。

玉 說不定哥哥不想看他又怎麼樣？

張 (走進，也帶着一點神祕的神情。)太太，老爺回來了。現在在客廳裏。

母 (先是驚訝，接着是考慮，最後是拿定了主意。)好了，你請老爺在客廳裏坐。你說少

誰就下來。……

治 媽媽！

（張媽走出。）

母 （靜默了片刻。）來，我講給你聽。他是你的父親，你是他的兒子。你出去了三四年，現在你回來了，他要看看你，你可以不看他嗎？……

治 媽媽，我……

母 你見見他有甚麼關係？你難道連一點膽量都沒有了嗎？並且——他不輕易出來。也許——也許以後很少有再見面的機會。誰知道？你聽了我的話去見見他。

治 ……

母 怎麼樣，我會教你做錯事嗎？

治 ……

母 你的意思怎麼樣？你總應該有一個主意啊。

治 （又半晌。）我聽了你的話。

母 好，這纔像是我的孩子。（孩子整理了一回領結，預備走出，姐姐面上現出安慰，妹妹偏了偏頭，表示不滿。）來！我還有話吩咐你。（孩子轉身。）——你得答應我，我不准你侮辱他。——那是毫無意義的事。無論他對你講甚麼，不管你愛聽不愛聽，你得忍耐。他要是向你說甚麼，更好，如果說甚麼，你不要回口。我想你懂我的意思。現在我問你，你能不能答應我？

治 我答應你。

母 好，現在你趕快下去見他去。（兒子正開門走出，門上來了兩下敲門的聲音。兒子後退，父親開門走進，手裏拿了一根手杖。）

父 哈哈，你們都在這裏。

梅 爸爸。

治 （看到了母親的目示，從門旁走出。）爸爸。

父 （轉回頭。）啊，回來了。好得很，好得很。

玉 （趁着父親未注意，拿着琴譜，閉着嘴，裝做沒有看見的神情走出。）

父 今天下午到的，是不是？

治 是的。

父 一路好吧？走了多少天？

治 走了四十幾天。

父 （放下手杖，走到兒子的面前細細的看了一眼，拍了拍他的肩。）不錯不錯，長的不錯。

梅 （倒了一杯茶。）爸爸吃茶。

母 （拿去了女兒放下的絨線衣，低頭工作，待時而動。）

父 （接了女兒的茶，坐下。）讓我看看，你出去多少時了。

梅 三年零十個月。

父 這樣久了嗎？啊，不錯。現在打仗已經打了快到三年了，你是打仗以前出去的。（喝了一口茶。）想不到，唉，國家的事情弄得這樣的糟糕！

治 ………

父（又喝了一口茶，將茶杯遞給女兒，轉向太太。）這幾天胃病好些了吧？前幾天聽醫生

說你又有一點不舒服。我要他告訴你，你應該請一個好的醫生檢查檢查。上次我着人送回來的藥，不知吃了怎樣？是不是好些？那是日本的一個著名的內科醫生，叫做松井洋佑，開的方子，他最近剛從日本到中國來。……

母（話太刺耳，趕緊打斷。）喔，藥好得很，謝謝你掛念。

梅 媽媽就沒有吃！媽媽就是這個脾氣不好，有病不肯吃藥。

母 我相信藥一定是很好的。不過我的病，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病，祇要睡幾天自己就會好的。

梅 媽媽的病全是想弟弟想出來的。現在弟弟回來了，包管不用吃藥就會好起來。

父 唉唉，是的是的。（轉向兒子。）你媽媽還是把你當做一個小孩子。——你怎麼不坐？（小孩子坐下。）不過母親總是一個母親。（拿出了一枝雪茄烟，女兒替他找了火柴，自己燃了烟。）回來一路沒有甚麼麻煩吧？

治 沒有。

父 你走的時候，歐洲戰事在的情形怎麼樣？

治 （被迫交談。）還不是雙方抵住？

父 （噴了幾口烟。）是的是的。大家不肯犧牲。不過這不是一個長久的局面。結果你覺得怎樣？

治 結果英國一定打勝。那是毫無疑問的。

父 對了對了，你是剛從英國回來，所以這樣想。不過英國有甚麼把握？

治 把握？

父 是的。英國有甚麼把握可以戰勝德國？這是我所要知道的。

治 （謹遵母訓，不欲多言。）爸爸的意思怎麼樣？

父 我的意思？我的推測，將來一定是講和，雙方筋疲力盡的時候講和。——和中日的戰事一樣。不過有一點不同。歐洲的講和，大概可以得到比較平等的條件。因為雙方一定總想要保留相當的實力。中日講和，就要看了。——中日的戰事你覺得將來的結果怎樣？

治 (不得不表示意見。) 中國一定勝利，那是更加沒有疑問的。

父 你的理由？

治 理由！

父 你根據甚麼理由相信中國一定可以得到勝利？

治 我的理由很簡單。在開始打仗的時候，日本人就吹牛，說祇要三個月就可以征服中國。現在打仗打了三年了，我們祇聽到日本上上下下鬧着解決「中國事件」，沒有聽說中國人求和。這就證明中國人已經得到了勝利。所以祇要中國人個個肯爭一點氣，不要自己搗亂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，那是毫無問題的。

父 你這完全是報紙上的論調。

治 (青年的熱血，慢慢的熱起來。) 這不是論調。這是事實。個個人看得見的事實。只有一班提倡和平親善的人，他們被飛機炸彈嚇壞了，他們不肯睜開眼睛來看看。

父 和平親善，並不是壞事。

治 和平親善，不是壞事，我可以承認。但是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向中國人講啊。因為中國

人一向是愛好和平的，一向是受人欺侮的。這一次不和平、不親善的是日本人，不是中國人。如果日本人願意和平，願意親善，那最容易沒有了。他祇要把他的軍隊全部撤退，即刻就可以有和平，即刻就可以講親善。這是三歲的小孩子也知道。日本人要的不是和平，他是要征服中國。日本人要的不是親善，他是要中國人屈服，做他的奴隸。——和平是要雙方的。不能一方飛機炸彈可以隨時到處轟炸，軍隊可以到處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；一方面不許你設防自衛。親善也是要雙方的。不能一方打你一個耳光，一方面脫帽鞠躬；一方面踢你一脚，一方面還要把膝頭跪在地上。所以嘴上講和平親善，心裏是賣國的人可以不去說他。就是真正迷信和平親善的人，現在也祇有一條路。就是要求日本人撤兵。如果日本人不肯自動的撤兵，那就祇有一個方法，就是用武力把他們趕出去！

父 你的意思很好，可是你的思想太簡單了。像你這樣的人很多。

治 幸虧很多吧，幸虧主張和平親善的人很少。

父 啊，你今天剛回家，我不想和你多談。你出去了四年，我聽說你學得還不錯。現在你

回來了，你母親也可以放心，我的事情很忙，我不能常來看你們。也沒有多少機會和你談。前幾天我在報紙上發表一篇談話，明天我叫人送過來，你可以看看，也許……

治 我看到了。

父 喔。你看到了？你在那兒看到的？

治 我在香港看到的。

父 你覺得怎麼樣？

治 你一定要問我的意見嗎？

父 你不同意也不要緊。

治 我覺得完全是替日本人講話，完全是……

梅 弟弟！

母（上臺。）你向他講甚麼政治？他是一個學科學的。我看這些話可以不必多談。

父（下臺。）對了對了。這些話本來不過是隨便談談，沒有關係。（看了看屋內，向女兒。）

怎麼？你妹妹那裏去了？剛纔我好像看見她在……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梅 妹妹剛纔還在這裏的。我去看看去。（走出，父親用火柴燃了已熄的烟頭，大家無言片刻，復走進。）妹妹已經在我床上睡着了。我叫了她幾聲，祇聽到她打鼾。

父 啊，沒有關係。時候已經不早，你們也應該睡了。（向太太。）那藥我勸你還是試一試，說不定很有效。（拿了手杖，預備走出。）

母 謝謝你。

梅 爸爸不再坐一會？

父 不，我還有一個約會。（向兒子，兒子站起。）你姐姐的話很對，你回來了，你母親的病也許就會好起來。至少有你可以幫同招呼招呼。再見再見。（走出，女兒跟在後面走出。）

（房內靜默了一會。）

治 （走向母親。）媽媽，我求您原諒。是他先起頭的，我忍不住。

母 （嘆了一口氣。）我不怪你。這是我所料想得到的。奇怪的是——他不在乎！

治 一個人怎麼會變得這樣快？

母 啊，好幾年了。你不知道。不過最近這一兩年，他愈加的糊塗。有一件事，我可以告訴你——（半晌不言。）——你把窗子打開，透進一點氣來。我告訴你，我這間屋子裏已經有好幾年沒有讓聞到雪茄的烟味了。

治 （嘗出了母親話中的苦味，急忙的走去，抱了她的頸額，含淚的聲音。）媽媽，我現在知道了你爲甚麼時常生病。

（幕下。）

第三幕

第二天下午五時。梁公館的客廳。開幕時，梁治坐在一張沙發椅上，手捧着頭。許任遠吸着烟，在屋內走動。

許 你的心境，我可以了解。我是十二分的同情。不過這件事我相信是毫無辦法的。寫信勸告，一定沒有效果。使用武力，事實上做不到；並且這也是用不着的。因為這班人在社會上已經毫無信用，連做壞事的能力都沒有了。所以我勸你最好是不去理會。祇當沒有這樣一回事。你做你的，他做他的。他做的事都不能要你負責。社會人士還沒有糊塗到這樣地步。

治 難受不難受，你說？

許 難受當然是難受；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從前的人只知道一個父親可以有不肖的兒子。從今以後，我相信社會上的人可以諒解，一個兒子也可以有不肖的父親。對於一

個不肖的兒子，做父親的還多少應該負教管失當的責任。對於一個不肖的父親，我們總不能責備兒子，怪他沒有能夠從吃奶的時候就把他的父親教好，對不對？再說一個父親對於兒子是抱有一種希望的。說得通俗一點，一個父親希望他年紀老了的時候，他的兒子可以替他養老送終。說得高尚一點，做父親的許多幹不了，幹不完的事業，希望兒子可以繼續，可以完成。所以兒子不肖，做父親的傷心，我們很難怪他，他是應當傷心的。反過來說，一個兒子，如果他不是一个癆病鬼，或是一个廢人，他都不希望他的父親替他養老送終，對吧？一個兒子，如果他是一個有為的青年，他的前途是靠他自己的努力。他的事業不是要依賴他的父親纔能成功。比方說，你的科學研究，你的電氣建築設計畫，都不希望你的父親來替你做，或是要利用他的地位。……當然不是。

許治

好了。——說句老實話，在中國目前這樣的一個過渡時代，做父親的多半是成了過去的人物，百分之九十九是沒有了希望。祇好讓他們去養老送終罷了。其實這也不能完全怪做父親的沒出息，這也是時代的關係。他們大多數是先天不足。……

治 先天不足？這怎麼說？

許 我說的先天不足，當然不是說體質上的先天不足，物質上的營養不足。我說的是社會教育，意志養成的先天不足。六十年前的士大夫，多半是醉生夢死，讀經考古，玩物喪志。對於世界大勢、社會人生，一點近代知識的營養也沒有。這一班人現在可以不去說他。三十年前的知識階級，曾經出了不少的有志青年。報紙上做文章，痛哭流涕，革命流血，慷慨激昂。甚麼事都肯幹，甚麼都可以犧牲。因此出了不少的民族英雄。但是因為知識的營養不足，意志的營養不足，到了中年，就有不少人腐敗墮落，爭權奪利，不但不足為後代青年的模範，反變成國家社會進步的障礙。意志最薄弱的就變成了現在的壞奸。這就是我所說的先天不足。至於現代的青年，又要比三十年前的青年進步了許多——進步了許多許多。所以我很相信，中國復興的希望是在這一班現代的青年身上。

治 這一點我完全和你同意。

許 還有兩點，我應當補充一下。我所說的是社會演進的大勢。我不是說現代的青年個個

了不得。現代的中年，現代的老年，個個要不得。不過從大體上來說，一代勝似一代，進步是很顯明的。當然，每一個時代，有很多的特出人才，那是不消說的。這是我所要補充說明的第一點。其次，是青年雖好，雖然有進步，他們祇不過是社會的一部分。他們需要有人領導。這領導青年的責任，就落在特出人才的肩上。一味的看不起青年，覺得他們一切盡是胡鬧，固然不對。反過來，一味的迷信青年，覺得他們甚麼都可以幹，一切可以不管，那是同樣的錯誤。至於利用青年來造成個人爭權奪利的勢力，那是等而下之，不值得去說去。我是極端尊重青年的人，我可以說這樣的話。同時我本於愛護青年的熱忱，我很關心他們先天的營養。（擲了吸剩的烟頭，又燃了一枝，坐下。）

治 是的，現代的青年是值得欽佩的。（站起。）去年我在國外，接到朋友的信，看到國內的報紙，看到國內的大學，差不多全被毀了。學從這裏搬到那裏，成千的學生，跟着學校一道走。（感動的。）沒有錢，沒有車子，就用自己的兩隻腳走路。從長沙走到昆明，從江西走到貴州。幾千里的路程，幾個月的工夫。我一面讀，一面止不住的

流淚。（聲淚俱下。）這種神聖的精神！（歇了一口氣。）——這一次，在香港，在船上，又打聽到一點學校在內地的情形，也同樣的使我感動。從前住慣了洋房子的，現在住在草蓆子裏。窗子上不但沒有玻璃，連紙頭都沒有。雨打風吹，一點不在乎。課堂裏沒有板凳，自己動手做。來不及，就立着聽講。受苦忍痛，一句話不說。這真是你所說的國家的元氣，民族的希望。……（說不下去。）

許

我可以加一點補充。大學生是如此，中學生也是一樣。男學生是如此，女學生也是一樣。在校的學生是如此，畢了業在社會上做事的也是一樣。所以我說中華民族的希望是在現代青年的身上。尤其使我樂觀的是青年的進步和覺悟。你把現任的青年和前二十年的青年相比較，你就可以看出一種分別。現在的青年，不僅是有熱血。熱血之外，他們增加了智慧，增加了能力。好像一個人，經過了若干年的困苦艱難之後，得到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。對付一件事，一種環境，他們不全憑意氣，全憑衝動。他們有了辦法，有了自信心。這是很可寶貴的。你出去好幾年，或者還沒有認識的機會。我是一天到晚和他們接觸的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你記好了我的話，你可以留

心注意，看我的觀察對不對。

（電鈴的聲音。）

治 是的，我相信你的觀察是對的。（預備走去開門，但門上已來了敲門的聲音。）請進！

孫 （開門走進，手裏一根手杖，腳上拖鞋，行走不便。）哈嘍，老朋友，真的回來了。

治 哈嘍，怎麼啦？（走去握了手。）

孫 （指指腳。）爛了兩個大洞，糟極了。（向許。）喔，你也來了。（與許握手。）

許 聽大姐說，你就要來。特地在這裏等你。

治 （拉近一把椅子。）請坐請坐。

孫 （坐下。）昨天就想來。——本來就約好了接你去的。今天早上，梅打電話告訴我，說

媽媽又有一點不舒服。所以無論怎麼不行，也得來看看。媽媽怎麼了？

治 昨天夜裏沒有睡好，今早一起來，就覺得有點頭痛。我們要她睡下歇歇。大約休息休

息就沒有事。我本想就來看你，謝謝你照顧一切。

孫 那兒話？這裏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可惜公司的事情忙了一點，不能每天來。——媽

媽沒有甚麼大病，你可以放心。上了年紀的人，心裏不暢快，胃裏就出花樣。不管你沒有事。

治 是的，我也是這樣想。我很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，陪她去養息養息。不過在這樣的一個「孤島」，有甚麼辦法？

孫 絕對沒有辦法。對了，你走的時候，還沒有打仗。這也是萬想不到事，尤其是把上海弄成這個樣子。（向許。）主筆先生，這兩天有甚麼好消息？你應該知道。

許 長沙打了一個大勝仗。詳細的報告還沒有接到。

孫 外國報上宣傳的很厲害，這一次的大勝，大約是很可靠吧？

許 毫無問題。日本兵被解決了八九千。

治 這樣幾千幾千的解決，我想他的兵也快要完了吧？

許 慢慢的來。就是不打大仗，平均每天他也要損失三千五千。看他怎麼維持吧。（向孫

敬烟。）來一枝吧？

孫 謝謝。（接了烟。）

治對不起。因為自己不抽煙，家裏還沒有預備香煙敬客。

孫買煙做甚麼？白費錢。這裏根本就沒有客人。就是以前常來的人，現在也不來了。好像這房子出鬼似的，大家不敢進來。我想除了任遠和我之外，再沒有別的客人。

（媽媽拿了茶具點心走進，梅與玉跟進。）

玉表哥，對不起，我剛從外面回來。（與表哥握了手，轉向姐夫。）姐夫的脚好一點吧？你應該多歇一歇。

孫生意人，沒有辦法。（坐在椅子上行了一個禮）。

梅（向表哥。）肚裏餓壞了吧？（送上一碟點心。）吃剩下的東西，請你不要嫌棄。

許謝謝。太客氣了。（接了點心。）

玉（送了一碟點心與姐夫。）請你嘗嘗你自己送的東西。

孫謝謝。（向自己的太太。）點心怎麼樣？還要得吧？

治（正在熬着倒茶。）好得很。忘記謝謝你。好久沒有嘗到這樣的美味了。（玉送茶。）

請吃茶。（媽媽走出。）

許（接了表妹一杯茶。）謝謝。——你們自己怎麼不吃？

玉我們都已吃過了。

許請坐請坐。

（大家坐下，吃點心，喝茶。）

孫聽說岳老太爺昨天晚上回家來了。

治是的。

孫他前天送了一封信給我，他知道了你昨天可以到家，急於想看看你。他要我約你六點鐘在公司裏等，他派車子來接我們。現在你既看到了你，用不着再約，少了我一件事。——沒有意義的事，我告訴你。（大家無言。）——還有一件事，索性我做到了，可以完事。不過在未說之前，我得聲明，這件事與我毫無關係，我祇不過是送信罷了。請你不要誤會。

治絕對不會誤會，你講好了。

孫他在信裏，要我告訴你，國際無線電臺，最近已經由政府收回，還沒有找到人擔任臺

長。許多人知道你娶回來，都竭力地推薦你。他的意思希望你可以擔任。臺長的薪水，每月八百圓。——待遇不錯，唉。就是這麼一回事。我已說過，這件事與我沒有關係，我並沒有推薦你。不過他既託了我，我總得把他的意思傳到。

治（向表哥）。國際無線電臺現在歸那一個偽政府管？臨時政府？維新政府？大道政府？

許我記不清楚，政府太多了。不過應該是南京的維新政府吧。

治（半晌，諷刺的）他昨天晚上倒沒有自己對我說，唉。

孫他的意思也許是希望我對你說，可以勸勸你。

治（玩笑的。）你勸不勸我去幹？

梅（急慌的。）他當然不會勸你去幹。

治（向姐夫謝罪。）對不起，我是說了玩的。請你不要多心，我正式向你道歉。

孫沒有關係，我知道你是說了玩的。我當然也不會勸你去幹這個。我連買賣都不和他們做。

梅（贊備丈夫。）這些不關緊要的話，傳不傳有甚麼關係？

孫 (替自己辯護。)我想大家隨便把它當做一個笑話說說也不要緊。

梅 當做笑話，這有甚麼可笑？

詐 好了好了。(向該挨罵的丈夫。)你寫一封信，說這個意思傳到了就完事。這件事可以就此結束。(玩笑的。)你沒有別的使命了吧？

孫 謝謝地沒有了。

詐 好了好了，讓我們講點別的事。

玉 (等了片刻之後。)你們沒有別的事要談了嗎？如果沒有話，我還有一件小事。

治 我們沒有事，你有甚麼事儘管講好了。

玉 我要向表哥和姐夫寫一點捐。

詐 寫捐？寫甚麼捐？是不是因為吃了你的點心？

玉 與點心沒有關係，點心是姐夫送的。我要向你每人捐一塊錢。你們肯出不肯出？

詐 你得告訴我們做甚麼用。

玉 我祇要你每人捐一塊錢，少一點不要，多一點也不要。如果你們答應肯出，我再

訴你們錢的用處。你們一定贊成的。如果反對，我可以把捐款退還。哥哥是和我鬧着玩的。一塊錢的事，總不至於發生大的問題吧？大不了，祇是一塊錢。

玉：一塊錢當然是小事，不過我的用處是小事。這要憑個人的良心。許：這樣的嚴重！好，我接受你的條件。我願意先出一塊錢。（從身邊取出了一張一元的紙幣，向孫。）你怎麼樣？要不要我替你先墊？

玉：旁人代墊的不要。

孫：我不要旁人代墊，我也接受你的條件。（他拿出一張票子。）這是我的一塊錢。

玉：（收了兩人的捐款。）謝謝。現在我告訴你們捐款的用處。這個捐款是我們班上的。一個同學捐的。她的名字，祇要我一說，你們即動就會知道，就是高玉蘭小姐。

許：啊哈！前些日子在報紙上啓事，聲明與父親脫離關係的，就是她！

玉：這女孩子不錯。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我也在報上看到了。

許

(向剛回國的表弟解釋。)父親加入了偽組織，女兒登報聲明，與父親脫離關係。

玉

——她現在高二讀書，還有一年可以畢業，功課好的要命，人也頂聰明。他、裏就祇有一個繼母和兩個小兄弟。自從她登報之後，她當然不用她父親一個錢。我們全班四十幾個同學，沒有一個不表示同情。現在學期快要到了，下半學期的學費，立刻發生問題。她本人是預備退學，到內地去工作。

許

大家應該設法幫助她的學費。

玉

學費倒可以不成問題。如果她願意在學校繼續上學，我們已預備好了。聯合全體同學，簽名寫信給校長，要求免除她的學費。一定可以做到。不過除了學費之外，還有用費。萬一她一定要到內地去做事，也需要路費和以後的日用。我們全體同學認為她既與她父親脫離了關係，她已經不是她父親的女兒。可是——是的，她已經變成中華民國的女兒。凡是中華民國的人，都應該幫助她。

玉——我們第一步的辦法是替她捐一千塊錢。將來如果不夠，再想別的法子。

許 爲甚麼不多捐一點？爲甚麼每人祇捐一塊錢？

孫 是啊，爲甚麼少一點不要，多一點也不要？我個人我就願意多捐一點。

玉 你不明白嗎？

許 不明白。

玉 因爲我們要替她宣傳啊！我們要使得全國的人知道這件事。我們要全國的人知道，一個人做了漢奸，就連他自己的女兒也不齒他。如果一個人一塊錢，一千塊錢，就有一千個人知道這件事。並且——我們並不是要人可憐她，給她錢，好像拿錢給叫化子一樣。我們要每人拿出一塊錢來向她表示敬意。你說這個做法對不對？

許 佩服佩服！

玉 所以我們從我們班裏，推舉了十個代表，每人擔任一百塊錢的捐款。我們印了一千張特別用的卡片。凡是捐了一塊錢的人，我們就每人送他一張卡片，當做收據。現在你們既然願意出這一塊錢，我送你們每人一張卡片。（從一個大卡片盒子取出了兩張卡

片，分送了兩個捐款人。）

許（接了卡片，誦讀。）「敬謝援助中華民國的女兒高玉華，並表示敬意的一元錢。——

汪佩貞、魯小芬、李芳、張玉英、羅怡、戴筠、黃亞美、周素雲、葛林、梁玉同致謝。」

玉敬謝敬謝！（向捐款人各鞠了一躬。）

許這是你出的主意吧？

玉（客氣。）是我同葛林提議的。

梅一定是她的主意。葛林甚麼事都聽了她的話。你祇要看她的名字寫在最後。

許聯合全體同學簽名寫信，要求免除學費，也是你的主意？

玉（不再客氣。）唔。（點了一點頭。）

治（十分感動的。）妹妹，我想不到你……

許（走去與妹妹握了手。）高玉華小姐是中華民國的女兒，你是中華民國女兒的領袖。

現在我向中華民國女兒的領袖致敬！（又行了個軍禮。）

孫 贊成！（也站起行了一個軍禮，坐下。）

玉 謝謝，我是一個大飯桶。

許 你這筆捐款到現在捐了多少了？

玉 今天剛剛起頭。今天下午，卡片縫印好。你是第一號，姐夫是第二號。一千張卡片，今天下午我纔拿到手。我這裏留下了一百張。其餘的九百張，我剛纔交給葛林，請她去分送。限明天一齊送到。兩個月結束捐款。不過我相信一個月就夠了。

許 要不要我的報紙幫幫忙？

玉 我想到了。這樣的小事，用不着登報，將來如果需要大款的時候，再請你幫忙。

孫 留着做一種後備的工具唉。

許 （向表弟。）表弟，中華民國的女兒，中華民國的青年，你不得不佩服咯！

治 妹妹，你雖然是我的親姊妹，我也不能不向你表示敬意。

玉 哥哥，你纔是將來的中華民國青年的領袖。——不過我很願意跟在你的後面，幫助你。可惜我甚麼都不行，我很希望你即刻就能做一點事。至少媽媽出一口氣。

(張媽開門走進，手裏拿着一個公函式的大信封，少爺走去接了信，張媽走出。)

誰的信？

治 我的。(拆開了信封，抽出一張兩摺的紙張。看了幾行，即刻怒容滿面，將信封信紙撕碎，氣得說不出話來。)

玉 (走去看了撕碎的紙片，鄙視的態度與口吻：報告屋內的同人。)(無線電臺臺長的聘書！)

(幕下。)

第四幕

六日後。上午六時許。梁公館的飯廳。一門通過道，一個韓幕連客廳，開幕時，梁治坐在飯桌的一頭吃早點，桌上放着茶壺、杯碟、麵包、牛奶、黃油、糖漿等。梁玉在替哥哥收拾一個旅行用的手提包，現着忽忙秘密的神情。

玉 牙膏、牙刷、肥皂、剃鬚子的刀片，統統放在這裏頭。（舉起一個橡皮布的口袋。）手絹、領帶、襯衫、襪子，——喔！還有一雙襪子沒有乾，要不要我用熨斗燙一燙？來不及了。馬馬虎虎塞進去好了。

玉 （放進手絹、領帶、襪子等，拿出一面小鏡。）這是我送你的一面小鏡子。不要把它打破啊！我替你放在這裏。（放了東西，鎖好了提包。）好了！

治 來來來，陪我吃一點東西。謝謝你，忙了你半天。（把塗好油的一片麵包送上。）
玉 （送上鑰匙，接了麵包，坐在桌旁。）你不知道我多快活！你一到香港就給我一封信

——打個電報吧，喔，要不要，港幣貴得要命，還是寫封信好了。（吃了幾口麵包。）你想你如果寫信回來，媽媽會去不會去？

治 她這麼大年紀，身體又不好，……

玉 就是了。不過她在這裏不舒服。——喔，你不知道，她怎樣的想你，怎樣的愛你！（含淚。）這一次你走了，她知道了，……喔！（止不住哭了起來。）

治 我知道，不要哭。（拍了拍她的肩，吻了一吻她的髮。）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喝點熱茶。（就把他吃剩下的茶，送到她的唇邊。）

玉 （放下了吃不下去的麵包，喝了一口茶，止了哭。）這回你到了香港之後，再到那裏？

治 還說不定。

玉 會不會去當游擊隊？還是做別的事？

治 我可以做的事多得很多。游擊隊也好，別的事也好。我會放槍，我會開汽車，我會修理無線電。那一件事不能做？你放心，我總不會閒着就是了。

玉 我和你一同去好不好？我也可以做一點事。

治 你去做甚麼？

玉 我可以看戲傷兵，我可以彈琴，我可以演戲。

治 喔，你在家裏替我招呼媽媽。現在我走了很放心。我知道我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妹妹。

（吃完了早餐，站起。）

玉 （感覺到臨別的悲哀。）哥哥！（伏到他肩上一啜。）

治 （把她抱在懷中。）不要哭，不要哭。

（正當兄妹相抱之際，姐姐拉開了幃幕，先驚異的看了一眼，然後走進。）

治 姐姐起得很早。（與正在擦眼淚的妹妹分開。）

梅 （從屋內的一切情形，看出了弟妹的計畫。）你起的更早。你要動身出門是吧？你爲

甚麼不告訴我們？

治 是的。我今天就預備動身。我沒有告訴你們，因爲我恐怕你們不讓我走。恐怕媽媽心裏難過。媽媽如果事前知道了，她一定不讓我走。

梅 你到那裏去？

翠太太回來的時候

治 我想到香港教書去。

梅 你不要騙我。你怎麼把我當做一個外人？我是你姐姐，我的性情，你難道還不知道？我不是一個糊塗人。我知道你反對父親，你要到內地去抗戰。我不但不反對，我十二分的贊成。不過，——不過媽媽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，又常常生病。她的病就是想你想出來的。你這一去，怎麼辦？

治 不要緊。母親有妹妹招呼，父親有你招呼。

梅 父親有我招呼？你這就錯怪我了。你怪我不勸勸爸爸。爸爸的脾氣，你還不知道嗎？他是受人勸的嗎？妹妹，你以為她能幹得很是吧？她會招呼媽媽！他連自己的衣服襪子，都還要媽媽招呼！她一天到晚祇知道提琴彈琴。

治 （看了看手錶。）我要搭八點十分的渡船。我現在就要動身了。你既贊成我走，……我贊成你走，可是我不贊成你現在就走。尤其不贊成你瞞了媽媽。（轉對妹妹。）你真糊塗到萬分，這一定是你出的主意。

玉 我出的主意？是的！

治 你不要怪她。這是我的主意。我解釋給你聽。我是拿定了主意，橫豎是要走的。如果

事前和媽媽商量，一定會使她非常難過。她留我也不是，不留我也不是。弄得大家苦痛。我偷偷的走了，等她知道了，我已經走了。就是痛苦，也祇是一會兒，……

玉 這個主意並沒有出錯啊，你想想看。

治 我知道你一向是非常孝順的，你一定不肯瞞着媽媽。所以我連你也沒有告訴。現在我請你原諒。

梅 我有甚麼關係？我擔心的是媽媽。我告訴你，你是絕對不能走。你一走，媽媽一定會傷心死去。這個妹妹一定知道。不相信，你問她好了，我不是嚇你。

玉 （聳了聳肩。）

梅 你祇要想想，媽媽就祇有你這樣一個兒子。最愛的也是你。你到外國去了四年，她沒有一時一刻不是掛念你。這一次巴巴的望了你兩個月，你回來了，她的精神也好了，飯量也增了，晚上也能睡覺。現在你回來了不到一個星期，就又要離開她。而且不知道走到那裏去。你想她受得了受不了。現在我求你看了媽媽的面上，你不要走。你一

走，她立刻會病倒下來。（再轉向妹妹。）你出的主意！媽媽氣壞了，氣出病來，你負得起負不起這個責任？

玉

（站了起來。）媽媽心裏當然難受。可是她一定不會生氣。她比你明白多了。在這樣的國難時刻，一個有爲的青年，是不是應該替國家服務？是不是應該到內地去？哥哥這樣做，她知道了，她一定贊成，她一定歡喜。她知道這是應做的事。爸爸的行爲，你以爲她贊成吧？那你纔糊塗呢。媽媽這幾個月以來，甚麼話都不說，她就是盼望哥哥回來。……

梅

是的，回來了不到一個星期，你出主意把他送走。你說媽媽贊成，你爲甚麼不讓媽媽知道？

治

（在上面一段姐妹辯論的時期中，他在屋子裏來回的走了幾轉，又看了一眼手錶。）這些話都不必再說了。現在快到七點，我時就走。姐姐說的都對，不過這是不能兩全的事。（向姐姐。）等會媽媽起來了，請你安慰安慰。現在請你替我打一個電話，叫一輛汽車。

梅 這個電話，我不能替你打。

玉 我去打去。（說完就走。）

梅 （將妹妹拉住。）你怎麼這樣的胡鬧！

玉 你纔是胡鬧呢！哥哥船票已經買好，東西已經送上了船。八點十分渡船就要開船。

梅 你去請媽媽下來。

玉 我纔不去呢！

梅 （走去將通過道的門打開，在門口高聲喊。）媽媽！你起來沒有。有一點要緊的事請你到樓底下來一下。（聽到樓上媽媽的回聲。）好好，媽媽就下來了。媽媽來了，你同媽媽說明了再走，我不阻擋你。

（哥哥與妹妹無可如何的坐下，姐姐開着門等媽媽，一會，媽媽走進，晨粧齊全，不像初起床的樣子。）

治 媽媽早！（站起。）

玉 媽媽早！（站起。）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母 你們嘖嘖咕咕的鬧了半天，鬧些甚麼？

梅 弟弟要到香港去。想不給您知道。——是妹妹出的主意。（指着地上放着的提包。）東西都理好了，現在就整動身。別的行李都已經送上了船。他要我替他打電話叫汽車。

母 到香港去？幾時去？

梅 就是現在。他就要走！

母 爲甚麼這樣急？

治 媽媽，您請坐，我講給您聽。請您不要見怪。（媽媽坐下。）我到外國去了幾年，時常的聽到您生病。我心裏非常的不安。我知道這完全是因爲想念我的緣故。這一次我回來了，看見了您的身體好起來了，我是說不出的快樂，安慰。——論理，我出去了四年，現在回家不到一個星期，我不應該離開您。不過現在碰到這樣的一個國難時期，——我在外國的時候，許多同學都覺得很奇怪。都向我說：你們國裏已經打了兩年的仗了，怎麼你在外國讀書，不回去打仗去？您想我聽了心裏難受不難受？外國人打仗，是不分窮富，不分階級，大家一齊去，各人做各人的事。所以覺得一個留學生

不回國服務，非常奇怪。中國人打仗，向來以爲祇是軍人的事。這是不對的。軍人有軍人的事，學科學的人也有學科學的人應做的事。必定要大家齊心協力，纔可以打勝仗。這樣淺近的道理，您當然明白，用不着我說。所以我認爲現在我回到國內，住在家裏，住在上海，一點事不做，不能盡我的力量，這是不對的。您是一個最明白最可愛的母親，您一定不會反對您的兒子去做他應做的事情。

母 你爲甚麼不給我知道，不是怕我反對嗎？

治 不是怕您反對，是怕您傷心，怕您一時的難過。

母 你捨得離開你的母親嗎？

治 當然捨不得。不過——

母 你想你的母親捨得離開你嗎？

治 當然也是捨不得。不過——

母 你爲甚麼不想把你的母親一同帶了去？

治 喔，媽媽，我是到戰地去服務去，不是做別的事。如果是做別的事，我一天也不肯離

開您。

母 你說的很對。一個老太婆是毫無用處的。——現在怎麼樣？

治 現在我懇求您允許，讓我到內地去。我希望不久戰事可以了結，我就可以回來。回來之後，我一時也不離開您。

母 （想了一想，向兩個女兒。）他的話你們姐妹兩個都聽見了。你們覺得怎麼樣？

玉 （毫不遲疑的。）媽媽當然讓他去。

母 （向長女。）你呢？你覺得怎樣？

梅 媽媽這樣大年紀，就祇他這樣一個兒子。似乎應當看了媽媽的面上，留在家裏。

母 你們的意見都對。（向兒子。）這樣好了。我不反對你替國家服務。不過你出去了四年，現在剛到家，我想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談，你也一定有許多話要和我談談。我現在要求你在我身邊六個月。六個月以後，你離開我，你去做你應做的事去。

治 六個月？

梅 剛纔我也這樣說。

治 喔，媽媽。（走到她的面前。）我知道您愛我，我知道您想念我。現在我已回來了。您已經看見了我。我的身體很好，我的精神也很好。您所希望的，都達到了。您所擔心的，都沒有實現。我始終是您所理想的兒子，您可以放心了。六個月走也是離開，現在走也是離開。您爲甚麼要我白費六個月的光陰？

母 這個道理讓我慢慢的講給你聽。（向長女。）梅兒，你到廚房去替我沖一碗藕粉。今天我起早了，肚子裏覺得有點餓。

（梅兒從幃幕走出。）

治 （看了母親的神情，又看出母親是有意將姐姐使出。）喔，媽媽，您是騙我的！您要姐姐走開，您一定有話說。告訴我，您是不是真的要留我六個月？

母 能留多少時就是多少時。——六個月如果太長，三個月怎麼樣？

治 喔，媽媽，我知道不是這樣一回事。您在騙我。我知道您是一個痛快人，不會這樣的。告訴我，您肯不肯讓我走？

母 你一定要走？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決次

治 當然要走。啊，現在已經快到時候了。您如果有甚麼話，請您快點吩咐。早知如此，我應該早點告訴您。

母 不要緊，時候還早。你的船票買了沒有？

治 老早就買好了。

母 誰替你買的？

治 表哥替我買的。他約了在碼頭上等我。

母 你知道不知道他替你買了幾張船票？

治 （不解。）買了幾張船票？

母 是的。買了幾張船票？

治 當然是一張。

母 不對。他替你買了三張船票。

治 三張船票？我不懂您的意思。

母 你還不明白？你以為我捨得離開你嗎？你表哥替你買了三張船票。一張是你的，一張

是我的，……

玉 一張是我的！（跳了起來。）

玉 治（兩人互看了一眼，同時。）喔，媽媽！（兩人同時抱吻之。）

治 媽媽！你同我一道去？

母 當然。

治（仍是向着母親。）妹妹！

玉 當然！喔，我快活死了！

治（忽然着急起來。）不過您來得及嗎？

母 我有甚麼來不及？

治 您的行李呢？

母 你的行李呢？

治 我的行李，我昨天託表哥送去了。

母 我的行李，我昨天託他一齊送去了。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玉 我的行李呢？喔，天呀，我一點沒有預備！

母 你有甚麼預備？你的東西都是我替你管着。你要帶的東西，我一齊替你送去了。

玉 媽媽，我要帶的東西多得很。

母 說點我聽聽。

玉 我的「梵亞林」(Violin)……

母 替你送去了。

玉 我的「披雅娜」(Piano)……

母 那我沒有辦法。你自己擡去好了。

治 (還不能就相信。) 您今天可以動身？

母 我現在就可以動身。比你還要方便。

治 您爲甚麼不告訴我？

母 你爲甚麼不告訴我？

治 我怕你難過。

母 我也怕別人難過。第一，我不願意給你姐姐知道，我怕她難過。第二，我不願意親戚朋友來嚙嘍。第三，我這幾個月來，煩惱苦悶，我受足了，我也要發洩。我要不聲不響的走開，我心裏纔痛快。

治 您怎麼知道我要走？

母 我自己兒子的性情，我不知道嗎？我知道你住不住，我猜想你或許會忽然的走。我知道你一定會和你表哥商議。所以我告訴了他，你甚麼時走，我也甚麼時候走。你定船票的時候，請他替我也定船票。果然你甚麼事都託了他。所以我的事也都託了他。

玉 媽媽，您應該告訴我一聲，讓我知道。因為我是一個有關係的人呀。

母 壞東西！你瞞了我做事，我還沒有教訓你，你倒怪起我來了。今天天一亮，就偷偷摸摸的起來，自己以為一點聲音沒有。那知道，就是聾子也讓你吵醒了！

玉 媽媽，您不應該！

治 （又看了看手錶。）時候實在不多了。媽媽如果真走的話，現在就得打電話叫汽車了。母 你不用慌。你表哥七點半鐘會開了汽車到這裏來接你。

治 他約好了八點鐘在碼頭上等我。

母 我知道。那是他和你約的。他和我約的是七點半鐘把汽車開到這裏來。

治 媽媽，我真佩服您！（又看了一眼錶。）現在是七點十五分，還有一刻鐘。

玉 一刻鐘？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啊！

母 你有甚麼事？

玉 （想不出，或許是不好意思說。）我想打一個電話告訴葛林。

母 瞎說！你看，所以我不讓你知道。

玉 （自慰。）不打也不要緊。我到船上寫信。喔，她知道了……喔，她一定，喔……

治 你不讓姐姐知道，等一會她來了，你怎麼，……

母 玉兒，你把哥哥這個提包拿到衙堂口去等表哥的汽車。汽車來了，你把提包拿到車上，你再回來。

玉 媽媽。我沒有工夫，我還有許多事要做，我要聽您說話。好不好叫張媽……喔，對了，不行，她不知道。——我有方法！（趕緊的自己提了提包從門走出。）

母 你坐下來，我還有話和你說。（兒子坐下。）你妹妹現在不在面前，你，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。有些話我不妨對你直說。我現在把我要走的原因告訴你。一個人最重要的

是志氣，最要緊的是要有堅強的意志。一個在社會上有地位，做領袖的人，最要緊的是要有氣節。這就是你父親所缺少的。我也許不應該在一個兒子的面前，批評他的父親。不過我是你的母親，這一個立身處世的大道理，我不能不讓你知道。你父親這幾年以來，行為不檢，甘心的墮落，變成一個腐敗的官僚，無聊的政客。這些都還可以容忍。他這半生來的行為，實在太令人難堪了。漢奸漢好的指着臉上罵，他毫不在乎。這種行為，我相信就是家人父子，也不能原諒。你想我的日子好過吧？我這幾個月閉了眼睛，堵了耳朵的過日子，完全是爲的你——等你回來。現在你已經回來了，我還不跟你走嗎？我還不趕快離開了這個齷齪的環境嗎？就是我不想走，我也要勸你走啊。

治 以後怎麼樣？

母 你真傻！還有甚麼以後？你父親可以討一個姨太太。你姐姐有她的丈夫。我有一個好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兒子，一個好女兒跟着我，我還不夠嗎？你是一個好兒子，不用說。你妹妹也不壞。就說你姐姐，她對我也是再好沒有。不過她太無用，太沒有主意。她完全像你的父親，你和你妹妹完全像我。……

玉（從幃幕走進，接着媽媽的話。）媽媽，您說的一點不錯。姐姐活像父親，哥哥和我像您。——您還說了些甚麼？我沒有聽到。您再說一遍好不好？我從來沒有聽到您這樣的講話。

母 車子來了沒有？

玉 沒有來。

母 怎麼？車子沒有來？你的提包呢？

玉 提包寄在裁縫舖裏。等一回兒我去拿去，我和他說好了，我要回來拿點東西。

母 現在真是快到時候了。你去看看姐姐的藕粉沖好沒有。如果沖好了，你要她拿進來。

（女兒預備走出，又將她喚回。）唉唉唉，來啊！我還有話吩咐你。如果你還有甚麼零碎東西要帶走，你趕緊到樓上去收拾收拾去。等一會你姐姐來了，我叫你上車，你

就跟着我走。你甚麼話都不用說。你懂不懂？

治 等會您不向姐姐說明了，您怎麼上車？——您送我上船？——不對！

母 我怎麼可以送你上船？我押了你去取回你的行李啊。

玉 我陪了您同去？

（母親點頭贊許，大女兒拿了藕粉，從幃幕走進。）

梅 媽媽等急了吧？水老是燒不開。（送上藕粉。）媽媽試夠甜不夠甜？

玉 （裝着沒事的人兒。）媽媽，我到樓上有一點事。一會就來。

母 （接了藕粉。）不要忙，你等一等。（向長女。）現在已經說好了，他答應了陪我六個月。

梅 唉，那纔是啊。

母 今天我原約了表哥七點半鐘到這裏來，我有點事要託他。現在就叫你弟弟坐了表哥的車子去取回他的行李。

梅 啊，好得很。不過他要是不回來呢？

母 不會的，有我坐了車子同去。

梅 媽媽同去？媽媽不用去，我和妹妹同去好了。

母 不。取回行李之後，我還想就便去看看表嫂去。你妹妹可以陪我去。——這好像是汽車的聲音。（向次女。）你到樓上就便把我的錢包和圍巾帶下來。

（次女從韓幕走出，母親從容的吃了幾口藕粉，把碗放下，外面傳入汽車的喇叭聲音。）

母 這是表哥的汽車。

治 （又看一看手錶。）剛剛七點半。

梅 媽媽一定想去嗎？

母 是的。我好久沒有出門，我也想透一透氣。

張 （推門走進。）太太，表少爺開了車子來了。要我告訴一聲，他不進來了。

母 你告訴表少爺，我和大少爺就來。

（張媽從韓幕走出。二小姐拿了兩手的零碎東西，匆忙的從韓幕走進。幾乎與張媽相

碰。)

張 喔，二小姐！

玉 車子來了罷。(將圍巾錢包送出。)

母 是的。我們現在就走。(從女兒手中接了錢包，兒子代她圍了圍巾，向門走去，兒子女兒跟着。)

玉 (走到門口，又倉卒的走回。)對不起，還有兩本琴譜。(走進憶幕。)

母 快一點，我們走了。

(母親走出，兒子跟着走出，姐姐等着妹妹。)

玉 (從憶幕走進，腋下夾着兩本琴譜，向姐姐。)再見再見，阿歌會！(忽忽走出。)

(姐姐跟着走出。一會，汽車開車的聲音。又一會，大小姐走進，開始收拾桌上的杯碟，接着張媽走進，手裏拿了幾張鈔票。)

張 (審看手中的鈔票。)大小姐——

梅 唔？

每次大阿來的時候

張——我看太太這兩天不知怎麼了。大約是因為少爺回來，她老人家歡喜的厲害了。

梅——甚麼事？

張——剛纔太太上了汽車，她忽忽把我叫了去。她說昨天是我的生日，她忘記了給我錢。她從窗子裏給了我四張鈔票。

梅——這還不好嗎？

張——是啊，不過我的生日是臘月十六。今天纔十月初三，昨天是十月初二，怎麼會是我的生日？

梅——太太一定記錯了。

張——不會的。我服侍了太太八九年，每年我過生日，太太都給我幾塊錢，叫我自己買東西，從來沒有忘記過。——並且，這票子也不對。我看是十塊錢一張的票子，四張就是四十塊錢。太太不會給我這樣多的錢。就是給我，我也不能受她的。（送上手中的鈔票。）大小姐，您看看對不對？

梅——（看了看鈔票。）啊，真的，是四十塊錢。一定是太太弄錯了，沒有弄清楚。（給還

鈔票。)

張 可不是嗎？

梅 一定是太太沒有看，等會等太太回來了，你問一聲好了。

張 (仍舊細看鈔票。) 太太的票子，平常也難得弄錯的。——當然要問一聲，等太太回來的時候。

(幕下。全劇完。)

等太阿來的時候



三塊錢國幣——一幕草戲

時間

民國二十八年抗戰期間

地點

西南的某一省城

劇中人

吳太太 抗戰期間，西南的某一省城的熱鬧街上所看到、聽到、「碰」到的無數外省人之一，年三十以上，擅長口角，說得出，做得出。如果外省人受本省人的欺侮是一條公例，她是一個例外。

楊長雄 抗戰期間，跟着學校遷移，上千的流離顛沛的大學學生之一。年二十左右，能言善辯，見義勇為，有年青人愛管閒事之美德。如果外省人袒護外省人是一條公例，他是一個例外。

成衆 休假日，楊長雄臥室中進進出出的許多少年朋友之一。年與楊相若，言語舉動常帶有自然而不自覺的幽默。如果一個人厭惡女人的囁嚅，喜歡替朋友排難解紛是

一條公例，他好像是一個例外。

李嫂 物價飛漲，工資高貴的非常時期中，許多從鄉間來省謀生賺錢的年輕女傭之一。年二十以下，毫無職業經驗。初出茅廬，雖得其時，而未得其主。如果一個女傭祇有賺錢，不會貼錢，祇有正當的或不正當的增加財產，不會損失財產是一條公例，她確實是一個例外。

警察 當然是西南某一省城內許多維持治安的警察之一。但在數目的比率上，微有不同，因為在這一城內，不但警察數目較多，衛隊憲兵糾察偵探亦較多，然這與本劇無關，沒有說明之必要。如果警察應該尊重權威專門招呼汽車是一條公例，他不是一個例外。

佈景 一個舊式住宅的四合院子。上面是廊子的三間正房，是吳太太的住所。右面是兩間矮小的廂房，是楊長雄的公寓。左面兩間廂房，一為廚房，一為出門的過道。院子裏有樹有花，也有曬着的被單，女人的內衣和小孩的尿布等。廊子上堆着別無放處的小桌子、椅子、茶几、板櫈和小孩的車馬等。開幕時，吳太太在收拾曬乾的東西，有的

只是摺好，有的先需熨平。楊長雄坐在窗外的一個蒲團上看書，曬太陽。

吳（繼續開幕以前的口角。）窮人，窮人，這個年頭，那一個不窮呢，那一個不是窮人呢？白米賣到六十塊錢一擔，豬肉一塊五毛錢一斤，三毛錢一棵白菜，一毛錢一盒洋火。從來沒有聽說過。窮人，窮人，是的，做娘姨的是窮人，做主人的個個是發財的嗎？這個年頭，祇有軍閥，祇有好商，沒有良心的人，纔會發財呀，我們可不是這樣的人——這樣的三間破房子，一個月要四十塊錢的房租。打仗以前，連四塊錢都沒有人要。簡直是硬敲竹槓！這樣的事，纔是欺負人的事，這樣的人，纔需要旁人去教管——（一面說話，一面已摺好幾件衣服，說時，目常向楊藐視，他顯然是她在教管的對象。）

楊（想用兩手掩耳，則無手拿書。不得已，用一手把對着聲浪的一耳掩上。）

吳是的，我用的娘姨是一個窮人，我承認，可是我並沒有欺負她。這樣貴的伙食，她一個人吃三個人的飯，我並沒有扣她的工錢呢。（轉調。）打破了我的東西，不賠！還

有旁人幫忙，說不應該賠。我倒要聽聽這個大道理。

成（正當他的朋友預備講道理的時候，從右廂房走出。一手提着一張方凳，一手拿着一盒象棋，走到楊的面前，放下凳子。）下棋，下棋。

楊（放下書本，預備下棋。忽然看了吳一眼，想逃出對於下棋不利的惡劣環境。）拿到裏面去下好不好？

成（沒有懂得楊的提議的理由。）裏面很冷，外面有太陽，外面比裏面好得多。（剛說完，就看見楊用大姆指向後指指那惡劣環境的產生者，了解了楊的意思。）喔！裏面和外面一樣！（兩人排好棋子，開始下棋。）

吳（將已經整理過的三件衣服收進屋去，一會走出，手裏拿着一隻花瓶。）噫，看罷，就是同這個一模一樣的一隻花瓶。還是五年前我從牯嶺避暑回上海的時候在九江買的。他要二十塊錢一對，是我還了六塊錢買下的。用到現在，沒有見打破一點。我因為喜歡它的樣子，纔特地當寶貝似的帶在身邊。她把那一隻打個粉碎！你說可恨不可恨。現在你就是出十塊錢一隻，也沒地方可以買得到。我要她照原價賠我三塊錢，可算是

十二分的客氣了。（說着，將寶具玩賞了一回，順手放在廊上的一張茶几上。繼續做未完的工作。）

成 老兄，你也應該客氣客氣啊！怎麼連將軍你說都不說一聲？

吳 ——現在的三塊錢，值甚麼？抵不到以前的三毛錢。照道理應該照市價賠我纔是。不過我既說了祇要她賠我三塊錢，已經說出的話，我不反悔。可是如果連三塊錢都不賠我，那可不行！

成 （並非認真的。）唉，老楊，我和你賭一個輸贏好不好？這盤棋，如果你贏了，我出三塊錢；如果我贏了，你出三塊錢。贏的錢送給李嫂讓她還債，怎麼樣？

楊 李嫂沒有債，我也沒有錢。你是闊人，三塊錢不在乎，我是一個窮光蛋，我的三塊錢用處多得很。（用剛聽到的口吻。）這個年頭，自來水筆，賣到六十塊錢一枝，鋼筆頭，兩塊錢一打，九毛錢一瓶墨水，一毛錢一隻信封。從來沒有聽說過！

吳 （得到了一個進攻的機會，回頭向楊。）啊，你知道說窮，你也會說你是一個窮人，那麼剛纔你說的全是廢話！你既知道大家都是窮人，還說甚麼替窮人想想？你說你是

一個窮光蛋，請問，現在那一個不是窮光蛋？

楊（被迫抗戰。）吳太，你還要多講嗎？

吳我爲甚麼不能多講？難道我連在我自己家裏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了嗎？

楊（放棄了紙上談兵。）好罷，你既要講，我就再和你講好了，你剛纔要我講道理，我

爲省事起見，沒有理會。現在我把這個道理就來講給你聽。我們都是窮人，不錯，不過窮人也有窮人的等級。一個用得起娘姨服侍的太太，如果窮的話，是一個高級的窮人；一個服侍太太的娘姨，是一個低級的窮人；像我這樣一個掃地抹桌子要自己動手的窮學生，是一個中級的窮人。如果今天是我這樣一個中級窮人，打破了像你這樣高級窮人的一隻花瓶，也許還可以勉強賠得起。現在不幸得很，打破花瓶的是李嫂，她是你僱用的一個娘姨，她是一個低級窮人，她賠不起。三塊錢在你不在乎，可以不在乎，在她……

吳你這話不通，甚麼叫做不在乎？……

楊不要忙，不要忙，請你讓我把話講完。不在乎，就是說，一桌酒席，一場麻將，一雙

綠襪，一瓶雪花膏，……

吳 廢話。那是我的錢，我愛怎樣花就可以怎樣花，旁人管不着。

楊 好，好，好，就說是我說錯了，你說對了。就承認這個問題不是在乎不在乎，也不是賠得起賠不起的問題。這正是我要說的話。窮不窮，賠得起，賠不起，講的是一個情，人情之情。現在我要說的是一個理，事理之理。我們爭的是：一個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一件東西，應該不應該賠償的問題，我的意見是：一個娘姨打破了主人的東西，不應當賠，主人不應該要她賠。完了。

吳 喔！不應該賠？

楊 不應該。

吳 花瓶是不是我的東西？

楊 是的。

吳 是不是李嫂打破的？

楊 是的。

吳 一個人毀壞了別人的東西，應該不應該賠償？

楊 應該賠償。

吳 好了，還要說甚麼？

楊 啊，別忙，別忙，你說的是毀壞了別人的東西，可是你不是別人啊！我問你，李嫂是

不是你的傭人？

吳 是的。

楊 傭人應該不應該替主人做事？

吳 當然。

楊 你的花瓶碎了，你要不要她替你擦擦？

吳 要她擦擦，是的，可是我沒有叫她打破啊。

楊 當然你沒有叫她打破。如果你叫她打破，那就變成執行主人的命令，替主人打破花瓶，那就祇有做的快不快，打的好不好的問題，並沒有賠償的問題了。我現在再請問你：從古到今，瓷窯裏燒出來的花瓶，少說，也有幾十萬幾百萬。這些花瓶，現在到

那裏去了？一個花瓶，不是有打破的可能？

吳 有的。誰可以把它打破？

楊 是呀，誰可以把它打破？我請問你。

吳 花瓶的主人可以把它打破，該有花瓶的人可以把它打破。

楊 你這就錯了，該有花瓶的人，不會把花瓶打破，因為他沒有打破的機會。勸花瓶的人，擦花瓶的人，纔會把它打破。擦花瓶是娘姨的職務，娘姨是代替主人做事。所以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機會，有打破花瓶的權利，而沒有賠償花瓶的義務。好了，還要說甚麼？

吳 胡說霸道！

楊 胡說霸道？我還有話要說，你要聽不要聽？

吳 我不要聽！

楊 你不要聽？沒有關係！我還是一樣的要說。因為你剛纔說了半天，你並沒有徵求我的同意，你說你在你的家裏，有你說話的權利，現在我在我的家裏，也有我說話的權

利。剛纔我說的是理，現在我還要說勢，「理所當然勢所必至」的勢。剛纔我聽說，你已毫不客氣的把李嫂的身上都搜過了。一個主人有沒有搜查她僱用的娘姨的身上的權利，這是一個極嚴重的法律問題，現在且不去說它，你搜查的結果，你發現了她身上只有三毛錢，對不對？現在你要她賠的不是三毛錢而是三塊錢。這三塊錢的鉅大賠款你叫她從何而來？所以我勸你……

吳 那不用你擔心，你等着看好了。

成 下棋，下棋。

（楊就此下臺，回到象棋的戰場，繼續未完的棋局，太太也繼續回到她未完的家事。少停，外邊先傳進一陣敲門的聲音，接着走進一男一女，男的一望而知其是一個警察，女的一手提了一個小包袱，從她的可憐神情，也不難猜出，她就是闖了禍的李嫂。）

吳 啊，警士！你來了，好得很，謝謝你！

警 太太！

吳

（放下工作，走到來人的近邊，指着空嫂，對警士。）她是我僱用的一個娘姨。現在我把她回了，她就要走。她今天早上把我的一隻花瓶打破了，我的花瓶原來是一對，（說着，從茶几上將另一花瓶拿來作證。）請你看一看，她打破了的那一隻，同這一隻一模一樣。這一對花瓶，是我親自在江西買的，江西是全國出最好瓷器的地方，你知道，原價六塊錢國幣一對，現在要到市上去買，十塊錢一隻也買不到。現在我要她照原價賠我三塊錢國幣，她自己也已經答應了賠我。她要我和她的工錢，可是她以前的工錢，我已經都給了她了。現在我不願意再用她，因為——因為一對花瓶已經打碎了一隻，這剩下的一隻，我一時還不想把它打碎。（爲謹慎起見，將一時不想打破的花瓶放遠到原處。）現在我先請問你，她打破了我的東西，應該怎樣賠？

警 是啦嗎。

吳 好，請你問問她，花瓶是不是她打破的？是不是她答應了願意賠我？

警 （認爲用不着問。）是啦嗎。

吳 請你問一問，她是不是答應了賠我三塊錢？

警 (向李嫂。) 你懂嗎？你打碎了主人家的花瓶，太太要你賠她，賠三塊錢國幣，你聽懂了沒有？

李 (低頭無言。)

吳 好了。我已經看過她的包袱和她身上，她只有三毛錢。現在請你等一等， (向楊看了一眼，走進正房一會，提了一個小包袱走出向警士。) 這是她的鋪蓋。這條巷子的對面，就是一家當舖，我請你帶着她把這個鋪蓋拿到那家當舖去押三塊錢交給我。

楊 (從蒲團上跳起來。) 甚麼？你要押她的鋪蓋！

吳 是的。

楊 (走到吳的面前大有搶奪鋪蓋之勢。) 豈有此理！你把她的鋪蓋押了，你叫她睡什麼？吳 這是她的鋪蓋，不是你的鋪蓋，與你無關！ (轉向警士。) 警士，請你過來，我指給你看那一家當舖在那裏。 (向門走去。)

楊 (走去攔住去路。) 不行！

吳 甚麼叫不行？這是不是你的東西？打破的是不是你的花瓶？我的事要你來管！——先

生，請走開，讓我走路！

成。（走去把楊拉開。）下棋，下棋，下棋，下棋，下棋，下棋。

（吳太太、警察、李嫂同走出，楊回到蒲團上，氣得說不出話來。）

成（燃着了一枝香烟，也回到原來的位置，靜默了一會。）這盤棋大概是沒有希望下完了罷？（無意的一人代表兩方，進行未完的棋局。）

楊（轉過氣來。）唉，氣人不氣人？這樣的蠻傢伙，見過沒有？搥她一頓，出出氣，贊成不贊成？

成（似乎經過了一番考慮。）和一個女人打架，不大妙，可是我贊成給她一個教訓。

楊這樣的女人，除了拳頭的教訓，沒有別的方法，我想給她幾拳，打一個痛快再說。

（站了起來，好像真想預備動手的樣子。）

成（知道這不過祇是說說，所以也就隨便應應。）不甚贊成。（又走了幾著棋。）

（楊在院子裏走來走去，成一人著棋，一會，吳從大門走進，面有餘怒，進來後，即走進正屋，不久，警察走進，一手提了李嫂的鋪蓋，一手拿了三張紙幣。）

警太太！

吳（從屋內走出，看見了紙幣，同時也看見了鋪蓋。）怎麼了？

警這裏是三塊錢國幣，交給你。（呈上手中的紙幣。）

吳（收下庫得的賠款。）鋪蓋怎麼了？

警是啦嗎，當舖的少奶奶，給了三塊錢，聽說太太是外客人，她不要李嫂的鋪蓋。

吳（不甚中聽，趕緊將警察引大門引去。）對不住得很，對不住得很，謝謝你，謝謝你。

（引着警士一同走出。）

楊（向威。）你說丟人罷？……這樣的一個無恥的潑婦！

吳（走進，不幸聽到了對她的批評，向楊。）甚麼？你講甚麼？你罵人是不是？（向威。）

威。）威先生，你聽見的，他破口罵人……

成對不起，我在下棋，沒有留心到我四周的環境。

吳（再轉向楊，一逼。）你以為我沒有聽見是不是？無恥，我請問你甚麼叫無恥？（得不到答覆。）

無恥，是問，旁人的事，不用他管，他來多事，纔是無恥。一個在背後

罵人的人，纔是無恥。——

楊（仍舊無言，一忍。）

吳（再逼。）——一個大學生，以爲了不得，自己說話不通，還想來教訓旁人，自己以爲是受過高等教育，開口罵人！潑婦，請問甚麼叫做潑婦，那一個是潑婦，講啊！

楊（欲言而止者再，再忍。）

吳（三通，轉到楊的面前。）你沒得說了是不是？剛纔你很會說話，怎麼現在連屁也不放了？你罵了人你不承認。你罵了人你不敢承認。這纔是無恥。是的，無恥！下流！混蛋！

楊（面白手顫，忍無可忍，忽然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花瓶。急走地走去，搶在手中，走到吳的面前，雙手將花瓶拚命的往地上一擲，花瓶粉碎。）

吳（血管暴漲，雙手撐腰。）你這怎麼說！

楊（理缺詞窮，閉緊了嘴唇，握緊了拳頭，沒得說。忽然靈犀一點，恢復了面色，伸手從衣袋中摸出了三張紙幣，送上。）三塊錢——國幣！

吳（事出意外，一時想不出適合環境的言詞。搶了紙幣，握在手內，捏成紙團，瞪着眼，看着對方。）

戒（危險暴風波渡過，得到了這一場惡鬥的結論。）和棋。（收拾棋子。）
（幕下。）

82

102000

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

等太太回來的時候

全一册 實售國幣五角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主編者	顧	一	櫟
編著者	丁	西	林
發行人	吳	秉	常
印刷所	正	中	書局
發行所	正	中	書局

1350

